



蒋介石的铁血卫队

jiangjieshi
detiexueweidui

第一章 初建卫队

中国顶尖王牌卫队的内幕和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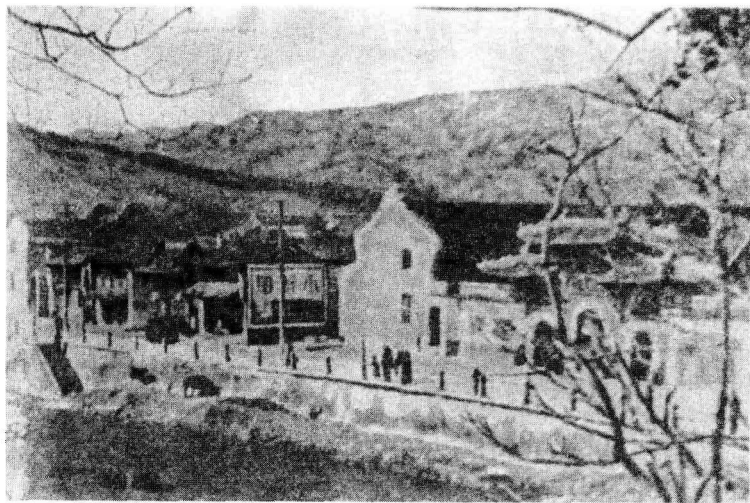
1.“包公出门,都有王朝马汉护驾。你咋连个卫兵都没呢?”

1921年4月,由于军中派系斗争复杂,工作不开心,时任粤军第2军参谋长的蒋介石滞留在浙江奉化县溪口老家,照顾病中的母亲王采玉,并以此表示自己对于粤军内斗的不满。

溪口是奉化县的一个小镇,在宁波西南39公里,有公路可以直达。沿着剡溪北岸,有一条长街,约有六七百户人家,低房浅屋居多,没有像样的商店,只有几家小杂货店、酱油店、米行、面店、小饭馆、茶馆。其中有一家盐店,囤放着食盐,叫做玉泰盐铺,就是蒋家开的。这是蒋介石的祖传家业。

蒋介石滞留在老家,大有去玉泰盐铺当小老板的势头。然而,广州方面却函电交加,催促他去工作。

早在4月7日,与北方政府相对抗的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拥护孙中山的议员们一致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就职后,决定以广东为根据地进行北伐,讨伐胡作非为的北京政



蒋介石的老家——奉化县溪口小镇

府。为解除后顾之忧,他准备先消灭在广东的陆荣廷桂系残余势力,兵分三路讨伐桂军。革命事业万端,亟待用人,蒋介石却置身事外,于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函电交驰,催请蒋介石速

速返回广州，准备北伐作战。

但蒋介石一再以家母有病推脱。最后，与蒋介石有隙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来电催促，并在电报中委任蒋介石为援桂中路军总指挥。

这样，蒋介石才赶去广州。

然而，在随后召开的平定广西作战军事会议上，陈炯明与粤军第2军军长许崇智为进攻地点又吵得一塌糊涂。蒋介石手中无一兵一卒，面对两位大佬吵架，在枪杆子就是话语权的时代，丝毫说不上话。恼怒之余，他又离开广州，回了奉化老家。

之后，孙中山亲自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出征广西关系重要，盼他速来粤筹划。蒋介石还是没有理睬。

4月21日，孙中山再次给他打电报，说出征广西已下动员令，许崇智病未痊愈，军事紧急，盼蒋介石接电速来。蒋介石还是带着二儿子蒋纬国去游天童山了。

蒋介石为什么迟迟不肯去广州帮助孙中山筹划平定广西大业呢？

在“有枪就是王”的军阀混战年代，无兵之痛一直是蒋介石的难言之隐。

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时，蒋介石正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陈其美一纸电报，他和十几名学生丢掉学籍，跑回上海，热血追随陈其美进行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蒋介石受命去杭州运动新军举事，亲率敢死队攻打浙江杭州巡抚署。光复杭州后，他返回上海，担任沪军第5团团长。虽然第5团只是在上海维持治安，蒋介石却开始带兵了。而不到三个月，因为刺杀陈其美的敌手陶成章，蒋介石不得不亡命日本，丢了军职。以后打打杀杀，起义，造反，暗杀，攻打炮台，夺取兵舰，甚至还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当过区区13日的参谋长，蒋介石折腾来折腾去，一直手上没有一兵一卒。1918年3月，蒋介石已沦落在上海证券所炒股时，孙中山召他去广东，出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谁知粤军人事关系复杂，蒋介石浑身是劲儿却施展不开，以后辞职，就任新职，再辞职，再任职，再回老家，反反复复，“打拼”好几年，在派系严重的粤军中，他仍然毫无势力。

革命十几年，青春全奉献了，蒋介石也已过而立之年，眼看快35岁，可手上不仅没一兵一卒，甚至连随从护兵都没有，革命革到这份上，他心不平，气不顺，满腹怨言。为此，他曾对孙中山说：“我不愿带着别人的兵去打仗，愿在



后方练兵,准备于半年之内,练成一支劲旅。”

孙中山赞同他的想法,并打算设立一个督练公所由蒋介石去负责。谁知他不同意,认为设督练公所是“因人设官”,他不图这个虚名,最实际的是要练出兵来;练兵时最好“不引起某部注意”,“招他人之疑忌”。但终因孙中山初返广州,百事待举,枪械与军饷无法解决,蒋介石这酸溜溜的练兵计划终成了泡影。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在粤军中去混。可是,一方面,蒋介石不愿再去和日趋骄横、以粤军为私产、视广州为领地的陈炯明共事,为陈“做嫁衣裳”;另一方面,看着自己无一兵一卒,想做大事无力,蒋介石打算赴欧洲考察,去学习苏俄如何粉碎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而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然后,靠自己的力量去编练一支能够由自己掌握的军队。

蒋介石从天童山回来后,5月10日,勉强辞别患病的母亲,离开奉化,20日抵达广州。

来到广州后,蒋介石怎么想还是觉得在粤军中憋屈,又惦念母亲的病,于是决定设法脱身。5月25日,他对人说:“我必须回家乡探望母亲,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雪满山原,一白无际,醒后身子寒意嗖嗖,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在广州呆了四天,他又回家乡去了。

当蒋介石赶回溪口丰镐房时,母亲病情果然已经恶化。6月14日上午,蒋母王采玉因患心脏病去世,年仅57岁。

蒋介石与母亲感情很深。

这与王采玉的人生经历大有关系。王采玉是奉化邻县嵊县葛溪乡葛竹村人,父亲王有则贩卖土产为业。王采玉到了及笄之年时,凭媒妁之言嫁于奉化跽驻乡曹家田村俞某为妻,丈夫俞某务农,也做乡间的珠宝首饰生意,性情急躁,夫妻之间,几次因为小故引起争吵,甚至相打,王氏不免受到委曲,便回娘家去哭诉。过后俞某去接认错,经父母劝解,也就一同回来了。到19岁那年,王有则患病谢世,母老弟幼,娘家生活更为困难。不久,俞某也因时疫死去,年轻丧夫,俞家又无产业可守,于是回到娘家与母弟相依为命。她自悲身世,万念俱灰,萌发了出家为尼之想,在附近的金竹庵束发修行。

这时,正好溪口玉泰盐铺老板蒋肇聪接连丧偶,急欲再娶填房。

蒋肇聪是溪口蒋姓27代孙,曾读过四书五经,为人精明能干,绰号“埠头黄鳝”(做生意本领很高,别人不易占他便宜)。他继承父业,兼营酿酒、粮食、石灰等,生意更为兴隆。他的原配徐氏,生育一子一女,子名锡侯,又名介卿;



女名瑞春。五六年前,徐氏因病死去,蒋肇聪时年42岁,正是中年丧偶,子女尚小,家中照料乏人,不久便娶肖王庙人孙琴风的姐姐为继室。不到两年,孙氏又死于时疫,并未生下子女。蒋肇聪两年之间连续丧妻,甚为苦恼。

这事引起了他的玉泰盐铺店内老伙计葛竹人王贤东的关心。王贤东是王采玉的堂兄。一天,他特地借故请假回家,路过金竹庵,进去看望带发修行的堂妹王采玉,试探有无再嫁之意。事也凑巧,不久前,一看相的见着王采玉说:“我是看相的,见你有福相,日后可生一贵子,晚年将光



蒋介石和他的母亲王采玉

耀无比。你走几步看看。”王采玉听了,也不回答,转身进厨房去了,那人边走边回过来说:“你年纪轻轻的,还是听我奉劝,早些嫁人吧!”这话使得迷信的王采玉动心了。

两堂兄妹相晤,先是互叙家常,接着,王贤东就谈起了溪口东家的情况,然后用关心的口吻劝道:“采玉,你如此年轻,要想在此出家终老,漫长的岁月,殊非容易……”王采玉想起了看相人的那番话,可是或嫁或守,还是拿不定主意,只好说道:“此事还得与母亲仔细商量商量再说。”

听话听音,王贤东觉得已有几分把握,就匆匆告别回家,到了村口,恰好遇见堂弟王贤甲从稻田回来。王贤甲是王采玉嫡堂哥哥。王采玉丧夫回娘家后,曾屡屡劝她改嫁,反对为尼。他为人能干,兼做竹木柴炭生意,运销宁波,过往溪口,与蒋家素有交情,常住宿在玉泰盐铺。堂兄弟两人边走边谈,于是约定吃过晚饭,同去看望伯母姚氏。姚氏当初不许女儿剃去头发,就是为了要她以后还俗再嫁。听了两个侄儿一唱一和,正合自己的心意,非常高兴,只是觉得年纪相差太多,不知女儿心意如何,便说:“还得明天去问问采玉。”



就这样 1886 年 6 月,23 岁的带发尼姑王采玉还俗再醮,作了 45 岁的溪口玉泰盐铺蒋肇聪的继室,当了老板娘。第二年 10 月 30 日(农历九月十五日),蒋介石就出生了。过两年,王采玉又生一女,名瑞莲;又过两年,生次女瑞菊,几个月后夭折,两年再生一子,名瑞青。

1895 年 7 月,在蒋介石 8 岁时,蒋肇聪因病去世。同父异母的长兄蒋介卿立即提出分家,玉泰盐铺归了自己,王采玉带着蒋介石、瑞莲和不满周岁的瑞青分得三间楼房、30 亩田地和一片竹林,相依为命。瑞青养到 3 岁时又死了,蒋介石和妹妹、母亲相依为命,受尽了长兄等人的欺负和凌辱。王采玉把希望全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对他百依百顺,送他读书,在他 14 岁时还为他娶了本县岩头村毛祥丰南货店老板之女毛福梅为妻。蒋介石在外读书,1906 年 4 月,他拿着老母和妻子节省的钱去日本留学,由于到日本学军事需要清政府陆军部保荐,蒋介石呆了几个月只好回来,唯一的成果是结识了革命党陈其美。第二年,他考入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年底再次到日本留学。

蒋介石“有了出息”之后,对大自己五岁的毛福梅没什么感情,对老娘却孝敬有加,唯命是从。王采玉去世后,蒋介石摒弃世事,在家守灵。

此时蒋介石在溪口乡里已颇有名气。一日,几位乡老来到蒋家吊丧。在谈话时,他们问起了蒋介石的军职,说:“瑞元(蒋介石的乳名)你在外面当大官,从来没介绍,到底是担任什么军职呀?”

蒋介石说:“原来是粤军第 2 军参谋长,刚刚被孙总理任命为援桂中路军总指挥。”

孙中山当过民国临时大总统,可谓是家喻户晓,但这援桂中路军总指挥到底是多大的官,乡老们弄不清楚,又问道:“这总指挥是多大的官?”

蒋介石不识字的原配毛福梅路过,说:“和戏文里的包公差不多。”

昨晚灵堂唱了包公的《打龙袍》。事实上,毛福梅也不知蒋介石是什么官职,此刻路过听见乡人问,随口撂下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答话。

其实,蒋介石的援桂中路军总指挥与包公的开封府尹,哪里可以比拟?乡老们也不明白,接着又问道:“包公出门,都有王朝马汉护驾。七品县太爷出门都鸣锣开道,喽啰一堆,你咋连个卫兵都没呢?”

这话问得蒋介石脸红了老大半天。

其实,蒋介石是有一个勤务兵的,叫王良鹤。他就是王贤东的儿子。王良



鹤本是个铜匠，由葛竹迁入溪口。而他并非如名字那样，是一“良鹤”，平时为人蛮横，外地农民挑柴到溪口街上出售，他要索取回佣；乡人在溪口捕鱼，他也要强取一份。因为他的父亲与王采玉系堂姐弟关系，又是她和蒋肇聪的牵线人，在蒋介石参加二次反袁斗争时，时常遭到通缉，王采玉不放心，死活要他带上高大蛮横的王良鹤当护身，兼做勤务。

王良鹤比蒋介石大几十岁，跟着堂弟打拼，在六七年中先后当过他的贴身轿班、马夫、勤务兵。而蒋介石也不管什么亲戚不亲戚的，欺负他没文化，喊他为“老鹤头”。溪口的老乡们不知王良鹤的勤务兵身份，还以为他跟着蒋介石在外当官呢！

老鹤头年近50岁了，鞍前马后，干久了，财也没发大，却干烦了。他家刚刚在溪口街上开设一片咸货店，同蒋家老宅丰镐房贴邻。眼看自己年近50岁了，不愿意在外颠簸闯荡，一心想经营这店务。因此，上次与蒋介石回到溪口后，就趁机提出过“辞职”，并推荐儿子王世和续职。

王世和，原名忠森，并非王良鹤亲生，是他哥哥之子。王良鹤因为没有儿子，于是收王世和为养子，并视王世和如同己出。

王世和也长得高高大大，没读过书，一直在家里混，虽然在毛天生咸货行当几日秤手，但没干多久就撂挑子了。王采玉见着，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怎么行？！”于是，把他叫在玉泰盐铺当学徒店员，顺便在蒋家听候差遣。蒋介石元配毛福梅既要侍候婆婆，又要帮忙照管盐铺生意，忙进忙出，遇有杂务时，也常常吩咐王世和代为操办。王世和年纪虽轻，总能巨细操办，成为蒋家得力助手，甚得欢心。

其实，王良鹤推荐王世和来子承父业，倒是一个合适不过的人选。但蒋介石长年不在家，对下一辈也不关心，对王世和并不熟悉，起初未曾表示可否。

这次蒋介石被老乡们说起没一个护兵，倒是触动了心弦。但是葬母事情繁杂，他还是没顾上这事儿。

几个月过去，王采玉已经下葬。眼看守制期满，孙中山又催促蒋介石“墨经从公，来粤助战”。蒋介石深感粤军将领矛盾甚深，自己再去广州，也难免不会卷入其中，而自己无一兵一卒，一旦粤军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却毫无反抗之力。蒋介石思考再三，想起老乡们的问话，于是决定挑选几名忠贞可靠的家乡壮丁，组织一支小规模近身侍卫队，作贴身保卫，严防不测。

选谁去呢？老鹤头不想干了，就看看王世和吧。

这些年蒋介石在外闯荡,官没做大,倒是学了不少的仕途之术,养成一个观察人的习惯,先要看看人的相貌和动作有无可取之处,才确定其是否是可用之才。一日,他对王良鹤说:“让你儿子送几样黄鱼、带鱼之类的咸货来,每种要十斤。”

过了一天,王世和照单送来咸货。蒋介石细细盘问他咸货的品种、斤两、价格,共要多少钱。王世和逐一取给蒋介石看,回答他的询问,然后用蒲包把咸鱼逐一包扎好,再拿一条凳子垫脚,整齐地悬在横梁铁钩上,把事情做妥贴之后,才恭敬地向蒋介石行礼退去。

蒋介石见王世和年轻力壮,身材魁伟,办事也很利索,心头窃喜,于是对老鹤头说:“叫世和同我去广州吧。让他先学一学,以后有机会学点军事,你暂时还是随我担任卫士,等世和可以了,你再回乡。”

王良鹤见蒋介石答应收留儿子了,十分高兴,连声说:“我们尽力侍从!”

这王氏父子兵当护兵,自然还不成气候。蒋介石又通过邻里乡党关系援引,挑选了蒋恒祥、蒋瑞昌、蒋甫元三



蒋介石与陈洁如

名蒋姓宗亲侄辈,担任近身侍卫,组成四名成员的侍卫小组。其中,蒋恒祥按辈分是蒋介石的族孙。当年蒋介石出生在玉泰盐铺楼上后,王采玉奶水不足,大哭大叫,于是请蒋肇性之妻单氏为奶妈。蒋介石对奶妈感情很深,眼看自己就要发达了,为报哺乳之恩,于是带上其孙子蒋恒祥(后来把其兄蒋恒德也带去了)。王世和时年23岁,较其他蒋姓侄辈年长,蒋介石遂命王世和为首,侍卫均听从他调度指挥。

蒋介石在溪口乡里早已颇有名气,但除带王良鹤服侍自己外,从没从家乡带出过任何子弟。这次挑选四人,震动四方。临行之日,乡亲戚党送行者甚众。

王世和等四人紧紧跟随蒋介石,从



溪口离乡，一路步行护送，到达宁波后，改搭新江天轮船航向上海。到达上海之后，蒋介石与刚刚订婚的小妾陈洁如会合（蒋介石在参加革命后，在陈洁如之前，还在上海纳妾姚冶诚），住在上海新亚旅社。王世和等人没地方住，被蒋介石安排借住在陈其美之侄陈果夫的寓所，等候前往广东的轮船。

12月5日，蒋介石和陈洁如在永安大楼大东旅馆举行婚礼。陈洁如是张静江的小妾张逸民的同学，一次蒋介石在结拜兄弟张静江那里见着她就“爱”上了，然后死缠烂打地追，但是才13岁的陈洁如拒绝了。恰好不久前，陈洁如的父亲突然去世了，蒋介石闻讯，竟然亲自披麻戴孝守灵，在弱肉强食的上海滩，孤儿寡母眼看生活受到威胁，在感动之余，便同意了蒋介石的求婚。蒋介石为母亲守孝期满，便举行新的婚礼。在婚礼上，张静江证婚，另一盟兄戴季陶和陈洁如的母亲吴氏主婚。

王世和及蒋恒祥、蒋瑞昌、蒋甫元“三蒋”一到上海，就见证了蒋介石的新婚，惊讶得久久合不拢嘴巴。不知情的蒋恒祥说：“想不到大上海这么开放、风流，叔公一来，半天时间就能找个老婆，还能当天结婚！”

王世和却为老家的原配毛福梅抱着不平，可也没什么办法。

几日之后，从广州来的轮船进港，他们扛着装着蒋介石和陈洁如衣物等日常生活用品的几只大箱子跟随着蒋介石和如夫人前往广东了。

12月12日，蒋介石到达广州后，王良鹤也从老家急急赶来，对王世和等几人进行传、帮、带。

2. 除了站岗外，王世和等人的任务是学习烹饪、扛行李和偷菜

这时，孙中山已去桂林建立北伐军大本营。蒋介石和陈洁如抵达广州后，没有赶去桂林北伐军大本营，为什么？他要和心上人在大都市广州过元旦。

王世和和蒋恒祥、蒋瑞昌、蒋甫元开始了护兵生涯。他们主要是为蒋介石在门外站岗，蒋介石和陈洁如外出时，跟在屁股后面进行护卫，为蒋介石助威壮声势。但王世和还有一项工作，就跟老父学习烹饪技术，为蒋介石烹饌宁波风味菜肴。



由于孙中山的催促,过完元旦,1922年1月3日,蒋介石带着陈洁如在王世和四名护兵的陪同下从广州出发赴桂林。一路上,蒋介石观光风景,游山玩水,与年仅14岁的陈洁如嬉戏打闹。1月16日,他们到达阳朔。蒋介石见到结拜兄弟吴忠信,听说孙中山还没发起进攻,北伐仍处于筹划阶段,后悔地说:“来得太早了。”

第三日,在四名侍卫的护卫下,蒋介石到达了桂林北伐军大本营,仍任第2军参谋长,住进了旧清时朝藩台衙门的八桂厅。

王世和等人第一次进入这样的官衙,只见这里环境清幽,园林亭榭,相映成趣。蒋介石也很高兴,交代王世和说:“这八桂厅是桂林市第一个好地方,你们也随我住下来。”

王世和和三名手下在八桂厅安顿下来后,立即装模作样地开始了站岗放哨。

在桂林,蒋介石除了协助孙中山作北伐军事计划外,就带着陈洁如遍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的名胜古迹,去象鼻山、七星岩,游灵隐洞、铁佛寺,再去孔明台、叠翠山……无处不去,笑声传扬。跟随着他们的王世和几人天天上“爱情启蒙课”。

1月28日,时逢春节,谁知蒋介石突生感慨:“在厅园凄念母氏作古,不能与儿孙团聚过年,不觉泪下……独坐对月,寒影自怜。”难道这陈洁如还不够让他满意?王世和等人弄不明白蒋介石心里的所思所想。

2月27日,粤军在桂林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借道湖南,出师北伐直系军阀吴佩孚。

蒋介石带着王世和几人随队出征。蒋恒祥、蒋瑞昌、蒋甫元三人则负责肩扛蒋介石的行李,贴身行进。王世和紧随蒋介石,进行护卫。可是,他从乡下来,从没受过军事训练,哪里知道什么护卫?只好凭着自己想象去做一些该做的工作,比如眼观八方,警惕地注视着蒋介石身边每个人的言行、举止等。

战斗并不顺利。原本同意借道的湘军突然反悔,进攻粤军。由于湘军火力强大,陈炯明暗中与北洋军阀勾结,迟迟不发援兵。战斗越打越是激烈。湘军炮火十分凶猛,王世和以及蒋恒祥、蒋瑞昌、蒋甫元从没受过军事训练,吓得半死,哪里顾得上蒋介石的安危,自己顾及性命还来不及呢。幸好,险境并没有发生。

在出征中,王世和等人因不知如何去保护蒋介石,惊吓之余只能尽力担



当厨师重任，精心为蒋介石烹饌各种宁波菜肴，当好伙头兵。

战斗于3月20日结束，粤军没有取胜。

第二日，陈炯明派人在广州火车站暗杀粤军第1师师长邓铿。蒋介石早就看穿了陈炯明的野心，要求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撤销陈炯明粤军总司令之职。但孙中山对陈炯明深信不疑，反而斥责蒋介石多疑、猜忌和莽撞。

4月23日，蒋介石愤而辞职，带着陈洁如和四名侍卫回到广州。当晚，蒋介石决定和陈洁如离粤，登上轮船回上海，王世和等人也随行返回。

蒋介石回了上海，安顿好陈洁如后，带着王世和几人再返回溪口老家，然后带着他们去蒋母墓地植树。之后，蒋介石还请人在墓地四周砌石栏杆，并着手计划修建墓庄。王世和四人天天在墓地前参加劳动，帮着石匠抬石块，当小工。

折腾了几天，蒋介石又带着他们返回了上海。

这时，蒋介石为陈洁如买了新房子，两人带着王世和四人一起来装饰布置“新家”。

谁知蒋介石的察人术还真厉害，对陈炯明的观察并没走眼。6月16日，陈炯明全面发动叛变，派人炮轰孙中山的住处——越秀楼。孙中山情急之下只好赶往东堤码头，登上宝璧舰，然后转向永丰舰，在大海上准备调集兵力进行平叛。6月18日，蒋介石突然接到孙中山发来的一份电报：

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我现在白鹅潭外永丰号炮舰上，正准备发动反攻。

孙文

“看这个！”蒋介石气呼呼地说。

陈洁如正带着王世和几人为新居挂窗帘呢。几人急忙走过来一看，对这个消息大吃一惊：“陈炯明叛乱啦！”

“当初我就料到这件事！我就料到这件事！”蒋介石一边在地板上来回踱步，一边提高嗓子，大声嚷着说，很是激动，并且因为暴怒，全身都战栗起来。王世和等人从未见他如此情绪激动过。过了一阵子，蒋介石突然转身向陈洁如、王世和等人下达命令：“准备行装！我们要搭最早一班船去广州！”

“又去广州？”王世和难以相信似的问道。



“是的，再去。”蒋介石怒冲冲答说，接着又破口大骂陈炯明混蛋、忘恩负义、卑鄙小人、害人害己，等等。

陈洁如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地嘟囔着说：“这简直像儿戏！忽然又去广州。上次在广州，忽然要去桂林。桂林上岸才几天，又要我回上海。现在刚在新居安家，又要我去广州。这样团团转，拎着箱子上下走，还不都是因为你脾气大，人事不和。”

蒋介石还是坚持要去广州，说：“箱子不是有卫兵扛嘛。”

结果，6月20日，王世和和侍卫小组扛着装着蒋介石和陈洁如生活用品的几只大箱子出了新居之门，从上海登船，启程前往广州。途经香港后，29日，他们抵达珠江口。

但他们没有上岸。

在香港的时候，王世和按照蒋介石的吩咐，找到船上的买办，请他帮忙，以重金雇了一艘汽艇。于是，蒋介石和侍卫小组几人坐上汽艇，径直驶去珠江另一端的白蕉。

在那里，他们看见七艘灰蓝色的炮舰，烟囱正冒着烟。蒋介石领着他们登上了其中的楚豫舰，说：“我要见孙先生。”

“孙先生已移驻永丰炮舰上了。”舰上的军官回答说。

蒋介石和陈洁如等人转而去永丰舰。当蒋介石登舰之时，孙中山见着蒋介石，一下子竟说不出话来，十分激动。随后，孙中山授命蒋介石全权指挥海上战事。

这时陆地岸上的部队不是被陈炯明消灭，就是被他制服，各炮台的值勤官兵也投降了。蒋介石接掌海上七艘炮舰的指挥权后，认为应立即沿江上移才安全。而舰队移动的话，在途中必须越过一处名为车歪的炮台。

下午，炮舰沿着珠江蛇行前进，为防不测，蒋介石对王世和说：“你和瑞昌、甫元护送孙先生和洁如隐蔽在底舱之中。”

“你呢？”王世和问到。

“我和蒋恒祥同舰长留在舰桥上发号施令。”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军舰快速地通过车歪炮台。炮台的岸炮也不示弱，一炮还一炮，进行回击，并且把炮击目标集中于领头的永丰舰。

广州的天气很潮湿。孙中山正坐在一张桌子边写他的演讲稿。陈洁如发现他前额出现一些汗珠，赶紧拿起一条打湿的面巾，递给他擦脸，然后手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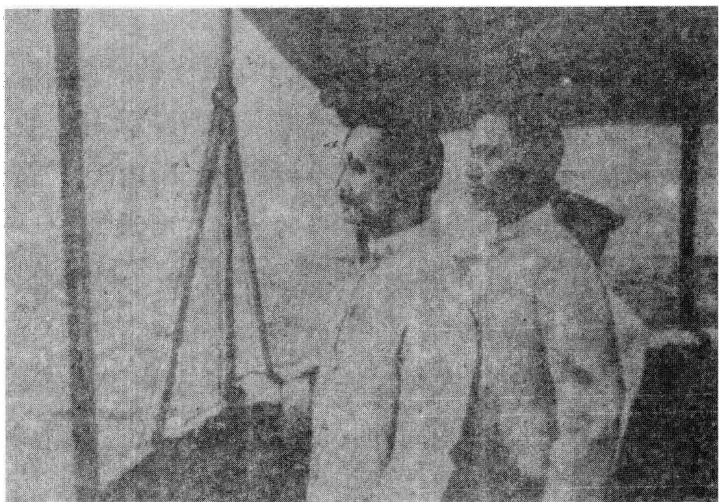


把蒲扇,在他背后扇风。王世和带着三人站在他们的旁边。

恰在此时,突然一颗炮弹击中了炮舰的船首,军舰震动,把陈洁如震倒在地板上,孙中山抓住桌子,但坐的椅子压在了陈洁如身上。陈洁如吓出尿来了。王世和三人赶紧跑去扶他们站起来。

“轰轰轰”,一连六发炮弹相继击中急速前行的舰队,并且发生爆炸。军舰上的官兵发炮反击,在战斗中,官兵发生一些伤亡,甲板上血渍处处,王世和见状,对蒋瑞昌、蒋甫元说:“你们看好孙先生和夫人,我去救伤员。”

结果,他不顾危险,跑去扶助一些伤员到舱下裹伤。随后,他发现战斗人手不足,于是干脆加入战斗,帮助炮兵填发炮弹。炮弹炸起水柱好几丈高,王世和被掉下的水滴淋得浑身湿透。



孙中山与蒋介石在永丰舰上(国画)

尽管炮声隆隆,好在永丰舰没有遭受重大的损伤,费了半个多小时,舰队终于越过了车歪炮台危险区,然后漂泊在大海之上,等待远在赣州北伐的许崇智所属忠贞部队回师救援。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援兵迟迟不到。船上官兵每日要吃的粮食和蔬菜几乎全部耗尽,连孙中山的日常饮食都出现问题了。蒋介石又把王世和叫过来:“你不像军人,我派人送你出去买菜。”

王世和和三名手下虽然跟随蒋介石好几个月了,还是奉化乡下人的模样,确实不像城里人。王世和带着蒋恒祥、蒋瑞昌、蒋甫元利用当初那只汽艇半夜摸黑到对岸,见着一块菜地,跑上去见菜就拔,再跑去民家,高价采购日常食品。

结果,汽艇购得满满一船的粮菜。

正当王世和几人高高兴兴地返航时,汽艇行至半途,被陈炯明的岸上部队发觉,立即用探照灯照射,一路炮击。远处的永丰舰官兵见状,马上以炮火掩护。



王世和催促着汽艇绕过炮弹落处，“飞”向大海，然后折回永丰舰。

王世和几人成功购足了供孙中山、蒋介石及官兵食用的粮食与蔬菜。蒋介石对他们的胆大心细精神颇有好感。

众人困在海上待援，陈洁如见王世和等人无聊得不知所从，趁蒋介石与孙中山等人商谈军事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习字、学文化。若是平时，几人肯定学不下去，而此刻在这军舰上走没地方走，困在狭小的甲板之上百无聊赖，竟然乖乖地跟着陈洁如进行学习，几十日下来，还真识得不少的字。

然而，许崇智手下一个师在救援途中被陈炯明收买，转而投到陈炯明那边去了。救援无望，炮舰官兵士气开始降低。远水救不了近火。蒋介石和孙中山等人不得不承认认为继续抵抗下去不起作用。8月7日左右，孙中山巴望忠贞部队前来救援的期待完全破碎。8月9日，经由英国总领事安排，英国军舰开过来，护送孙中山、蒋介石等人前往香港。

第二日，王世和等人又扛着几只大箱子随蒋介石、陈洁如等人搭上俄国皇后号邮轮回上海了。

这次蒋介石等人在大海上漂泊近五十日，经过这些天同生共死的相处后，蒋介石与王世和等人的关系由于原来的生疏渐渐变得紧密起来了。

3. 陈洁如一有空就教王世和学文化

蒋介石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天气凉爽起来了，而他的心情却越来越坏起来了。因为对陈炯明叛变难以释怀，他和陈洁如带着四名侍卫住在新居里，每天怒气冲冲的，一次，他气愤不过，就写信给汪精卫和胡汉民，限他们在10日之内发动反击，驱逐在广州城内的陈炯明。可孙中山都驱赶不了陈炯明，汪精卫和胡汉民又如何行？他们迟迟“没有行动”，又把蒋介石气得要死，更加怒气冲冲，火气很大。陈洁如与他同居以来都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一则怕他气坏身体，二则也有些害怕，于是找到年纪比自己大的王世和去商量。

王世和有什么办法呢？想了想，说：“这么大的火气，只有找点什么他感兴趣事儿，才能排遣排遣。”



“找点什么事情呢？”陈洁如问道。

“搓麻吧。打牌一上瘾，比抽鸦片还过瘾！”王世和建议说。

“这个不管用，搓麻时间久了更加烦躁。”陈洁如经常和蒋介石狐朋狗友的太太妻妾们搓麻，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没办法了，陈洁如又去找自己的同学——蒋介石盟兄张静江的小妾——张逸民询问。

张逸民说：“静江他们正在筹组恒泰公司专门买卖股票，你们也入一股吧。”

陈洁如问道：“这要很多钱吗？”

“不是很多。空手套白狼，完全是变个花样弄人家的钱。”

于是，通过张静江的关系，陈洁如说服蒋介石在公司里认了四股，然后以“蒋伟记”的名义进行买空卖空。这空手套白狼的事情终于吸引了蒋介石。他像一只老鹰一样天天注视着股市，买进卖出，翻云覆雨，银子如水般流进腰包。

在这期间，王世和几人无事可干，跟着蒋介石吃喝，天天也混迹在交易所，看着他们钱进钱出，十分惊奇。

在蒋介石炒股期间，孙中山仍然在继续思考平叛之策。10月，他将退到福建的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准备前去讨伐陈炯明。22日，蒋介石撂下股市事务，带着王世和四人急急赶到福建。

谁知在东路讨贼军中，蒋介石任劳任怨，结果还是遭到粤军派系排挤，忍了一个月，受了一个月的气，终于熬不下去。11月24日，他又带着王世和等人扛着大箱子返回了上海。

12月，孙中山又联络了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组成西路讨贼军。18日，在孙中山的劝说下，蒋介石又喊上王世和几人，带上简单的行李，和陈洁如双双返回福州讨贼军总部。

蒋介石这次回到粤军中，接受了上次“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教训，不太理事，对粤军完全是一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冷眼。

1923年1月1日，蒋介石率领王世和四名侍卫，携带轻便行李，离开总司令部，前往鼓浪屿的鼓山涌泉寺，和陈洁如干脆住进了庙中。

他们住进大庙做什么？旅游。

涌泉寺四面皆泉，滴水声若琴。蒋介石和如夫人天一亮，就开始游览迴龙阁，观池鱼戏水，拜谒朱熹祠。王世和和其他三人跟着在他们后面警卫，有时也和他们一起嬉戏、游玩，好不快活。

但王世和还有一个老任务，就是游玩之余，还得带着厨具，蒋介石不习惯食用庙中素斋，他得为蒋介石烹饪宁波口味的餐食，兼当伙夫。在王世和当大厨的时候，蒋恒祥、蒋瑞昌、蒋甫元“三蒋”则洗菜的洗菜，抱柴的抱柴，烧火的烧火。

蒋介石夫妇在涌泉寺看了好几日池鱼戏水，玩耍尽兴了，于是回到军中。可元月7日，他又离开讨贼军总部，带着陈洁如，在王世和和“三蒋”的侍从下来到了鼓浪屿，继续四处游览。

一次在水云亭，蒋介石对王世和等人说：“我若能在水云亭的后面修上三间小房，就此隐居，就是最大的愿望了。”

“讨贼军正在与叛徒陈炯明奋战，你却要隐居，为什么？”陈洁如问道。

蒋介石没有回答。王世和等人更是大惑不解，是啊，以前他天天勒令与他平级甚至在党内地位还高的汪精卫和胡汉民对陈炯明发起反攻，现在开始反攻了，他怎么又想隐居在这水云亭呢？想不通，王世和几人却又不敢细问。

随后，蒋介石喊道：“拿笔墨来！”

蒋恒祥急忙从寺庙拿来笔墨。蒋介石挥笔写下“其介如石”四个字，接着又叫涌泉寺的和尚来，雇下一名石匠，把这四个字镌刻在更衣亭西边的山石上。

蒋介石在鼓浪屿又游玩了七天。1月15日，回到福州。

这时，西路讨贼军已攻取了广州，陈炯明携残部逃回惠州老巢去了。东路讨贼军也全部急速向广东开进。于是，蒋介石带着王世和等人回了上海。

蒋介石从福州回到上海时，孙中山正与专程来到上海的苏联驻华大使越飞会晤。他们经过多次会谈，进一步商讨了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军队以及苏联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这标志着孙中山在依靠国内各路军阀反抗北方政府屡次失败后采取联俄政策的最后确立。

蒋介石不愿随东路讨贼军这些“粤军仔”去广东作战，回到上海后又无事可做。1月20日，他来到孙中山寓所，把自己在鼓浪屿撰写的几条联句，求孙中山书写成对联，然后携回家乡溪口，闲居去了。

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3月1日宣布成立大元帅府,并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他在返回广州途中于2月18日曾给蒋介石发出急电,告诉任命他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催促“万请速来,勿延”。27日,孙中山又给蒋介石发急电:“介石兄鉴:各要事须兄相助,万望速来。”孙中山急于请蒋介石回广州,因为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要继续进行,军事方面更需要人。但蒋介石接到孙中山两封急电后,并没立即去广州,一直拖到4月20日,才带着陈洁如等人到达南方之都,就任军事顾问之职。

在广州,蒋介石住进大元帅府拨给他在亚洲饭店的三间套房,其中,一间住宿,一间会客,一间由王世和四人住。之后,他带着如夫人在侍卫陪护下四处会见名流。结果,在吃吃喝喝中,他终于与粤军大将许崇智找到了共同点,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奇迹般地修好,并且还结成了盟兄弟。

此时,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得到极大落实。8月5日,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率领孙逸仙苏俄考察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与党务。所谓考察团,其实正式团员只有四人,蒋介石、沈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蒋介石当团长。他本来叫陈洁如陪同出访,说:“去国外,没有夫人陪同不行。”

可是,才17岁的陈洁如说:“外国也没什么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茅草屋。”不愿意出国去。

蒋介石只好叫上了王世和。其他“三蒋”没有资格出国去。

蒋介石自上海启程,多数时间是乘坐长途火车。沿路,他记录一些苏联境内的风俗民情状况、地理形势等等,王世和则主要负责注意车厢内的安全,留意外围的乘客动态,唯恐陈炯明派人潜伏行刺。其实,陈炯明又如何知道蒋介石出访呢?即使知道,想去行刺,也还轮不上在广州政府中地位低微的蒋介石。

到了莫斯科,王世和更是须臾不离主子身侧。但是,安全并不是问题。蒋介石一行均吃不习惯俄国的洋餐点,王世和不得不当起了大厨,买来菜料,又下厨烧中国菜,供蒋介石及随员享用。

苏联比中国纬度高,冬天来得早,很快就进入天寒地冻的时节,其他随员均晚起床,蒋介石仍保持拂晓起床的军人习惯,带着王世和一起到旅馆前方的草地做柔软体操。蒋介石等人在苏联考察了好几个月,直到12月才启程回国。